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十一目錄

陳子昂 三

陳子昂 三

上蜀川安危事 三條

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勑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羌首領二十年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已潤屋今一旦停廢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奸都督則此詐必行旦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已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赴救兵至賊散

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堠乃命御史一人
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即錄奏稱加法以懲其姦庶可久長
安帖不然受其弊

蜀中運糧既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諸
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
州縣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徵斂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
惰業亡命之徒結爲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
甲兵捕之則鳥散山谷如州縣怠慢則劫殺公行比來訪
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

加勑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劫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川大弊必是未息天恩允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容因此侵漁剝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因即逃亡凶險之徒聚爲劫賊今國家若不清官人雖殺獲賊終無益天恩前使右丞宋爽按察蜀州者乞早發遣除屛貪殘則公私俱寧國用可富若官人未清劫賊之徒必是未息以前劍南蠹弊如斯即日聖恩停軍息役若官人清正

劫賊翦除百姓安寧實堪富國惟乞早降使按察謹狀聖歷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上蜀川軍事

臣伏見劍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困弊臣不自恤竊爲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此誠蜀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傜役弊之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

鎮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効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次冒眛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石可盈足邊郡主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輪送一㪷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來多以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即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若準此賦斂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劍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

聖母神皇制敵安人富國彊兵之神算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劒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爲九等稅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爲馳主稅錢者以充脚價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鎭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虛或可採者請勒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一奏聞若臣苟爲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上益國事

臣聞古者富國彊兵未嘗不用山澤之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廣內少資儲外勤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臣愚不識大體伏見劒南諸山多有銅鑛採之鑄錢可以富國今諸山皆閉官無採鑄軍國資用惟斂下人乃使公府虛竭私室貧弊而天地珍藏委廢不論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劒南諸州準前採銅於益府鑄錢其松潘諸軍所須用度皆取以資給用有餘者然後使緣江諸州遞運散納荆衡沔鄂諸州每歲便以和糴令漕運委神都太倉此

皆順流乘便無所勞擾外得以事西山諸軍內得以實中
都倉廩蜀之百姓免於賦斂軍國大利公私所切要者非
神皇大聖誰能用之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蓋言此也
臣某言臣伏見神皇陛下恭己受圖遐想至理將欲制御
戎狄永安黎元不欲煩撓蒸人故為無益賤臣朝不坐宴
不豫軍國大事非臣合言伏見松潘軍糧費擾過甚太平
百姓未得安居臣叅班一命庶幾仁類不敢自見避諱忍
之不言所以不懼身誅區區上奏冒越非次伏待顯戮惶
悚死罪死罪

上軍國機要事

臣竊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誣召懷昌昌等顓愚無備陷没今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臣恐凶賊多端詐僞復設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没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者深恐圍畧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畧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爲圖之

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懼急則人揺人揺則

賊得其勢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服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未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啜恐瓜沙

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勍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以比類今國家為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冰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鄰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羣是國所寶防備遠策良宜豫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食

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肎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効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立遇等喪律實由内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爲智任權者以傾巧爲賢羣居雷同以殉私爲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爲愚陛下又寛刑漏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奸宄滋多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寛兵期山南淮南

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即今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便發猶不及期況未便發且日行不可百里若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散爲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趁期亦恐不及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況兵疲不堪用吴廣陳勝爲盜由此切急切急即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船夫多是客戸游手𩶘業無賴雜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

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糧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勤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歎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僦向一作勾至都糴納今儻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米必二百已上百姓必騷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勾當知租米現在虛實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惟切勤赴限倘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爲賊所圖切急切急楊元感以此爲亂實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點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麁豪不敢徵發今

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伺國瑕隙頗搖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二心若縱懷二奸亂必漸臣伏思即日山東愚人有亡命不事産業者有遊俠聚盜者有奸豪強宗者有交通州縣造罪過者如此等色皆是奸雄國家又不以法制役之臣恐無賴子弟暴横日廣上不爲國法所制下不爲州縣所羈又不從軍又不守業坐觀成敗養其奸心在於國家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降墨勅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採訪有麁豪游俠亡命奸盜失業浮浪一作漂食富族強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

如此則山東浮人安於太山一者以慴奸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須免奴稽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子弟自不敢為過昔漢祖征山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有強雄之勢蓋以此道是也夫亂羣敗衆者惟在奸雄奸雄既羈亂弊自息伏乞聖慈早圖之詩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即日軍中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貪伏望天恩賜給前件袍帶

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未敢虛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今聚十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早克定恐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役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上軍國利害事三條

出使

臣伏見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人瘼甚大惠也天下百姓幸甚臣竊以爲美矣未盡善也何以言之陛下所

以降明使豈非欲令天下黎元衆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念之邪欲天下賢良忠孝知陛下夙興夜寐思任用之邪欲使天下奸人暴吏亦知陛下夙興夜寐務欲除之邪陛下聖意必若以此而發使乎則臣愚昧見陛下之使有未盡善也若愚臣所謂使者皆先當雅合時望爲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惸賢明足以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彊禦明智足以照察奸非然後使天下奸人畏其明而不敢爲惡也天下彊禦憚其直而不敢爲過也天下英奇慕其德而樂爲之用也天下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恩也

夫如是然後可以論出使故輶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為非任朝廷有識者亦不稱之夫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廷之人皆以輕之何況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徒以為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使為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不擇人不擇人則其使非實其使非實則黜陟不明

刑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耳臣久為百姓實委知之陛下欲令天下黎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政化不可得也故臣以陛下大失在於此也夫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本清其流者必先潔其源自然之符也國家茲弊亦已久矣今陛下若不重選此使貴得其人天下黎元必以為陛下尚行尋常之政不能革此弊也則賢人必不出貪吏必得志惸獨必哀吟天下百姓無苟賴於陛下此使也臣不勝有願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使有威重名節為衆人

所推者陛下因大朝見親御正殿集百寮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之意殷勤儆戒無敢或慠遂授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臣必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閒天下家見而戶習也昔堯舜氏不下席而天下理者蓋黜陟幽明能折中爾今陛下方開中興之化建萬代之功天下瞻望冀見聖政此之一使是陛下爲政之大端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

小鮮而數撓之爾伏惟陛下察照

牧宰

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豈非宰相與諸州刺史縣令邪陛下若重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不得理也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臣竊觀當今宰相已畧得其人矣獨刺史縣令陛下獨甚輕之未見得其人是以腹心雖安而手足猶病而天下至今所以未有大利爾臣竊惟刺史縣令之

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澤下明詔將示天下百姓必待刺史縣令爲陛下謹宣之故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而挂牆壁爾陛下欲使家興禮讓吏勗清勤不重選刺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耶愚臣竊見陛下未有舟檝而欲濟江河不可濟也臣比在草茅爲百姓久矣刺史縣令之化臣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爲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得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爲政者則千萬家受其禍矣夫一州禍福且如此況天下之衆豈得勝

道哉故臣以爲陛下政化之首國之興衰在此職者也臣伏見陛下憂勤政理欲安天下百姓無使疾苦然猶未以刺史縣令爲念何可得哉臣何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爲念竊見吏部選人補一縣令如補一縣尉爾但以資次考第從官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可以化人而拔擢見用者縱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囂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怪也所以天下庸流莫不能得爲縣令庸流一雜賢不肖莫分但以爲縣令庸流資次爲選不以才能任職所以天下淩遲百姓

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爲天子之令遣如此也自有國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豈不甚（一有可惜二字）哉昔漢宣帝有言曰朕之所共理天下者豈非良二千石乎故宣帝之時能委任矣伏願陛下與宰相深知妙選以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以安臣有計然甚鄙近未能著於書願陛下與念與明宰相圖之以安天下幸甚幸甚

人機

臣聞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

禍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也故曰人不可使窮窮之則奸宄生人不可數動動之則災變起姦宄不息災變日興叛逆乘釁天下亂矣當今天下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自劍以南爰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汴河北則有滄瀛恒趙莫不或被饑荒或遭水旱兵役轉輸疾疫死亡流離分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幸得陛下以仁聖之恩憫其失業所在邊境有兵戰之役一切且停遂使窮困之人尚得

與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各復其業獲以救窮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謂幸甚愚臣竊賀陛下得天下之機能容靜之非陛下至聖大明不能如此也愚臣今所以爲陛下更論天下之危機者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又說陛下以廣地彊武爲威謀動甲兵以事邊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機萬一聽之臣懼機失禍搆則天下有不可柰何也詩不云乎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然後使遐荒蠻夷自知中國有聖人重譯而入貢

愚臣竊以爲當今天下之大計也伏惟陛下念之近者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自以爲威德廣大欲建萬代之業動天下之衆殫萬人之力兵役相仍轉輸不絕北討胡貊東伐遼人於是天下百姓窮困人不堪命機動禍搆遂喪天下此是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者也隋氏之失可以殷鑒豈不大哉伏惟陛下察之國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國之衆半天下受其弊然遂事不諫當復何言陛下不以臣愚芻蕘可採一賜召臣至玉陛得以口論天下幸甚

臣子昂言臣本下愚未知大體今月十六日特奉恩勅賜
臣紙筆遣于中書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敢不對揚而孤
負聖恩萬一無補死罪死罪謹率愚見封進以聞塵聽玉
階伏闕累息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上西蕃邊州安危事 三條

臣聞聖人制事貴於未亂所以用成功光濟天下大業臣
伏見國家頃以吐蕃九姓亡叛有詔出師討之遣田揚名
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臣聞十姓君長奉詔之日
若報私讎莫不為國家克翦凶醜遂數年之内自率兵馬

三萬餘騎經途六月自食私糧誠是國家威德早申蕃戎得効忠赤今者軍事已畢情願入朝國家乃以其不奉璽書妄破回紇部落責其專擅不許入朝便於涼州發遣各還蕃部臣愚見竊爲國家危之深恐此等自玆成隙何以言之國家所以制有十姓者本爲九姓強大歸伏聖朝十姓微弱勢不能動故所以委命臣妾爲國忠良今者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莫知所歸回紇金水又被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家所有今欲掎角亡叛雄將邊疆惟倚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不察此理乃以田揚名妄破回

紇之罪坐及十姓諸豪拒而遣還不許朝覲臣愚以爲非善御戎狄制於未亂之長策也夫蕃戎之性人面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蓋易動難安古所莫制也今阻其善意逆其歡心古人所謂放虎遺患不可不察且臣昨於甘州日見金山軍首領擬入朝者自蕃中至巳負其功見燕軍漢兵不多頗有驕色察其志意所望殊高與其言宴又詞多不順今更不許入朝謁疑之以罪與回紇部落復爲大讎此則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亡叛沙漠則河西諸蕃恐非國家所有且夷

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往難追十姓無罪不宜自絶今若妄破回紇有司止罪揚名在於蕃情足以爲慰十姓首領國家理合羈縻許其入朝實爲得計今北蕃既失虜不自安廟勝之策良恐未爾事既機速伏乞早爲圖之

臣伏見今年五月勑以同城權置安北府此地逼磧南口是制匈奴要衝國家守邊實得上策臣在府日竊見磧北歸降突厥已有五千餘帳後之來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戶四千餘帳奉勑亦令同城安置磧北喪亂先被饑

荒塗炭之餘無所依仰國家開安北府招納歸降誠是聖
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竊見突厥者莫非傷殘羸餓並無
人色有羊馬者百無一二然其所以攜幼扶老遠來歸降
實將以國家綏懷必有賑贍冀望恩覆獲以安存故其來
者日以益衆然同城先無儲蓄雖有降附皆未優矜蕃落
嗷嗷不免饑餓所以時有劫掠自相屠戮君長旣不能相
制以此盜亦稍多甘州頃者抄竊尤甚今安北府見有官
羊及牛六千頭口兵糧粟麥萬有餘石安北初置庶事草
創孤城兵少未足威懷國家不贍恤來降之徒空委此府

安撫臣恐降者日衆盜者日多戎虜桀黠必爲禍亂夫人情莫不以求生爲急今不以此粟麥不以此牛羊大爲其餌而不救其死人無生路安得不爲羣盜乎羣盜一興則安北府城必無全理府城一壞則甘涼已北恐非國家所有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乃國家故誘其爲亂使其爲賊非謂綏懷經遠之長策也且磧北諸蕃今見大亂亂而思理生人大情國家既開綏撫之恩廣置安北之府將理其亂者以慰喻諸蕃取亂存亡可謂聖圖宏遠矣然時則爲得事則未行何者國家來不能懷去不能制空竭國用爲

患於邊取亂之策有失於此況夷狄代有其雄與中國抗行自古所病倘令今有勅起遂雄於邊招集遺散收強撫弱臣恐喪亂之衆必有景從此亦國家之大機不可輕而失也機事不密則必害成聖人之至誠今北蕃未定降者未安國家不早爲良圖恐坐而生變乞得面奏指陳其利害邊境幸甚幸甚

臣竊見河西諸州地居邊遠左右寇賊並當軍興頃年已來師旅未靜百姓辛苦殆不堪役公私儲蓄足可憂嗟頃至涼州問其倉貯惟有六萬餘石以支兵防纔周今歲雖

云屯田收者猶在此外畧問其數得亦不多今國家欲制河西定戎虜此州不足未可速圖又至甘州責其糧數稱見在所貯積者四十餘萬石今年屯收猶不入計臣觀其衝要視其山川信是河西扼喉之地今北當九姓南逼吐蕃二虜奸回凶猾未測朝夕警固頗有窺覦甘州地廣糧多左右受敵其所管戶不滿三千堪勝兵者不足百數屯田廣遠倉蓄狼籍一虜爲盜恐成大憂涼府雖曰雄藩其實已甚虛竭夷狄有變不堪軍興以河西諸州又自守不足今瓜肅鎮防禦仰食甘州一旬不給便至饑餒然則河

西之命今並懸於甘州矣此機一失深足憂危又得甘州狀稱今年屯收用為善熟為兵防數少百姓不多屯田廣遠收獲難遍時節既過遂有凋固疑所以三分收不過二人力又少未入倉儲縱已收刈尚多在野臣伏惟吐蕃桀黠之虜自為邊寇未嘗敗衂頃緣其國有亂君臣不和又遭天災戎馬未盛所以數求和好寢息邊兵其實本畏國家乘其此弊故卑辭詐偽苟免天誅今又聞其贊普已擅國權上下和好兵久不出其意難量比者國家所以制其不得東侵實由甘涼素有蓄積士馬彊盛以扼其喉故其

力屈勢不能動今則不然甘州倉糧積以萬計兵防鎮守不足威邊若使此虜探知潛懷逆意縱兵大入以寇甘涼雖未能劫掠士人圍守城邑但燒甘州蓄積蹂踐諸屯臣必知河西諸州國家難可復守也此機不可一失一失之後雖賢聖之智亦無柰何臣愚不習邊事竊謂甘州宜便加兵内得營農外得防盜甘州委積必當更倍何以言之甘州諸屯皆因水利濁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時四十餘屯並為奧壤故每收獲常不減二十萬但以人功不備猶有荒蕪今若加兵務窮地利歲三十萬不為難得國家若以

此計爲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數年之間百萬之兵食無不足而致倉廩既實邊境又彊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積不涸之倉事非虛言也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十二目錄

陳子昂四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十二

陳子昂 四

荅制問事 八條

臣今月十九日蒙恩勑召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實昧政源然嘗洗心精意靜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在人能知人機順而施化趨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賢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至仁垂訓天人

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宏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蒭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倦譚亦倦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說也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忠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勅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體已備矣但刑獄尚急法網未

寛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觀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有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賊叛逆之臣而為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人寧亂必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措刑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為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悅樂於德不悅樂於刑以刑窮於人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受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頓伏嚴誅所以殛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

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朋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咸服
神皇又降文昌鴻恩滌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
崇德正在今日實聖政之至要者也臣伏見近來詔獄推
窮稍復滋長追捕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
伏惟神皇聖意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
然今刑獄未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於此也伏
願神皇垂愷悌之德務仁壽之恩勅法慎罰以省刑典臣
伏見當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途謠巷歌皆稱萬歲此其
懷樂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

時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則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懼於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神皇雖妙察獄囚不可門告戶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法則非太平安人之務當今聖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實冒死犯奏所冀天鑒務求措刑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重任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神

皇深知倦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今臣所更重說者實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則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别必神皇如此任賢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神皇降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爲政要之至極何以言

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備所未足
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功可以於此
而就斯實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也當此時不成
千歲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竊爲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可
識臣獨以爲賢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識但是議者不精思
之耳夫尚德行者必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邪佞之
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疾苟且之徒智

者不爲愚者謀勇者不爲怯者死猶梟鸞不接翼薰蕕不同氣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正接佞兩不相利以信質僞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不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皆事業不同趣向各異賢人之道固可豫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勇謀皆待其人然後獲展苟非其類道不虛行凡賢人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陻没於時今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如左

右之臣灼然有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垂拱明堂保神和志天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爲不言而理也今神皇憂恤萬機日不暇給昧旦丕顯中夜以思誠是羣臣未稱聖任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賢事君必諫君失奸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惟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效所

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蹇味道周思茂固蒙神皇信任之矣然竟背德辜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賢也以臣愚識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信賢欲以聖謀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況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最須任賢者也臣聞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絕食以去病乃不知食絕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猶食之在人固不爲一噎而絕餱糧亦不可以謬賢而遠正士此實神皇聖鑒可明知也

不待愚臣一二言之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以此爲務天下誠不足理也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内實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然朝廷尚未見敢諫之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聽諫古典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帝德冠三王名

高五帝實由能容魏徵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啟從諫之道開貞觀已來此實爲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矣夫骨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板萬代有述非神皇卓犖仁聖臣不可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或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命賞未蒙優異臣伏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公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或加故

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願神皇廣求此色勸勵百寮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政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葢言其功當也夫賞而不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貲千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以此徭役人何敢安臣伏見國家自有事北狄於今十有餘年兵甲

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廷無奇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算爾臣伏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者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算之機故使兵甲日多徭役日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算量其損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虛行兵不虛行賦役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恐人日以疲勞不得安息伏願熟察臣言審圖廟算則夷狄不足滅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爲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咸知虺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惟罪其搆逆者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恩念慈仁敦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實大聖之德崇重宗枝然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其顯然明知陛下慈念之至上感聖德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必疑慮疑慮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積則僭過生伏願陛下明恩賜垂愷悌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直道於姦邪不利姦邪

不利必有讒譖此賢人之災阨如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誘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恩光將同近臣延問政要臣實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罪然臣之誠直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妄況蒙天子之問敢不悉螻蟻之誠眞實罄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固是陛下所悉見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膽不知忌諱實戰實惶

諫靈駕入京書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昻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

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況
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
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坐京師鑾輿
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謀朝
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
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
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
萬死乞獻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
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

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閒爾頃遭荒饉人被薦饑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沈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而流人

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朴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饑苦倘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

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名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臨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峯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

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
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
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
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淳粹之
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
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
徇曾閔之小節愚臣闇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諍臣之
策採行路之謠諮謀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
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

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顧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一作資）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盗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盗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

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迹朝廷竊感晏敬委輅干非其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諫雅州討生羌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蜑兵以徇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之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

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虓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元劉審禮為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顦顇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賓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

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竇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竊食也今國家乃撤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嚮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爲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得西羌地不

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況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戎而已有奸盗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眞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眞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乃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愚意者得非有奸臣欲圖此

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孱一作不習劣
兵戰一虜持矛百人莫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
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
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
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横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
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七
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兹放疏勒天下翕
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
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

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甚不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者復驅此兵投之不測

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況弊中夏哉臣聞古人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